



茹苦幾許 (上)

在 2010 年痛苦聖母瞻禮日起程往露德，不是特意的選擇。

自五月染上重病，幾乎以為生命已到盡時。心裡一直最害怕發生的，終成事實，悽然傷愴中，只慶幸能在聖母月裡開始承受可預見的苦。

治療的過程絕不好受，軟弱的心，不斷遭受試探；身體的痛楚，令腦袋完全無法運用。祈禱，成了一片空白，僅存的信念，就是聖母相伴的眷慰。



最大的打擊，還是五月中傳來譚唯善修女病危的噩耗。自己的病，原實微不足道。在深切治療病房進行急救的，才是背負著生命裡最重的十字架。心裡萬般焦慮掛念，卻無法前往探望。雖同在香港，竟彷彿相隔天淵。想到修女一直的愛護提攜，對《藍色日報》的殷殷扶掖，「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」，淚水混凝的感恩，只願化作生死交換的憑證。

2010 年夏天，直是一把將我焚毀殆滅的烈焰。煎熬中等待的，不知是希望，還是渺茫。

為備受愛戴的譚修女，時間累積的卻是漫天蓋地關切的祈禱。重生於

活水的百合，教堅定的信德，匯成奇蹟的讚頌。經過死亡的幽谷，高潔的靈魂煥發更芬芳的雅操。

譚修女主保聖佳蘭的瞻禮日，大雨滂沱，雨水卻正好沖淨凶焰的火。病後首次到達沙田醫院與修女重聚，那一刻，眼前宛見的，是並肩走過的苦路。千言萬語，片刻怎能盡訴？

望著窗外一濺清雨，只知道：《玫瑰恩寵與露德》，是我們在世未完的約定，也是含苦中，聖母垂憐的祝福許諾。



• Bernadette •